

美法關係與法國基本外交政策

王建勛

壹 前言

法國總統季斯卡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藉慶祝美國建國兩百週年的時候，由季斯卡夫人、外長蘇法辛格 (Jean Sauvagnanges)、外貿部長巴爾 (Raymond Barre)、總統祕書長布索利特 (Claude Pierre Brossolète)、外交顧問法朗斯 (Jean François Poncet) 陪同下，乘搭正因降落問題引起美國爭論的「協和式」(Concorde) 超音速客機抵達美國作正式訪問。從五月十七日至廿二日六天的訪問日程中，季斯卡與美國福特總統舉行了三次會談，廣泛的討論了國際情勢，尤其是非洲、中東、黎巴嫩以及核子擴散等問題。季斯卡還訪問了象徵美法友好的歷史勝地費城 (Philadelphia)、休斯頓 (Houston) 和路易安那州的新奧爾良 (Nouvelle-Orléans)。季斯卡此行，不僅在一般國際問題上與福特總統交換了意見，並且亦利用了各種機會努力消除美國普遍認為法國和美國利益對立的觀念。至於法國的基本外交政策、美法雙方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以及法國戰略的演變對盟國的關係等，藉此美法關係正在改善當中，頗值吾人作一綜合性的探討。

貳 美法關係與季斯卡的外交政策

美國獨立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美法都是並肩作戰的盟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依靠美國而重建，經濟很快獲得復甦。但是進入一九六〇年代，東西冷戰不時顯露的緊張情勢，戴高樂試圖以獨立外交，建立國際緩和，

以便維護法國本身利益^①。戴高樂要恢復法蘭西民族之光榮，以狹隘的民族主義爭取歐洲事務領導權，大力排斥美國。在軍事上，他首先反對美國在北約軍事組織指揮法國戰略空軍和海軍，繼而法國退出北約軍事組織，而後驅除設於法國的軍事基地，自行發展核子武器。在經濟上，他倡導歐洲共同市場，抵制英國，反對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中之主導地位。在外交上，他推行獨立外交政策，週旋於共黨與第三世界之間，削減美國的影響力，以提高法國之發言地位。凡此，均增加了美國的困難，破壞了西方盟國的團結。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戴高樂去世，龐畢度 (Georges Pompidou) 雖准許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但實際上，他仍秉承戴高樂的衣鉢^②。龐畢度把「歐洲人的歐洲」作為排斥美國的烟幕；法美的分歧，舉凡美國新大西洋憲章、中東政策、能源危機，法國均與美國對立。對於能源會議，龐畢度企圖聯合西歐國家抵制美國，結果反為西歐國家所背棄。法國之孤立，西歐更為式微。當一九七四年四月，龐畢度去世的時候，法國與西歐國家的衝突，對北約的分歧，法國與西方國家關係已普遍惡化。而新的國際形勢以及歐洲一些重要因素，已迫使法國必須重新檢討他的對外政策。所以一九七四年五月，季斯卡一上台，首先即與西歐盟國調和，特別是要加強與西德之關係。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季斯卡與美國總統福特在加勒比海法屬馬丁尼克島 (Martinique) 會晤，對於能源危機、黃金價格等重要問題，達成廣泛協議。此不僅使西方能源問題打開一個解決的途徑，在經濟合作方面，法國亦放棄了以往對美國的戒心。並且在聯合公報中，季斯卡還表示了法國對北約的新立場，認為法國與北約之合作，仍是歐洲安全的重要一環。

雖然季斯卡力求與美國關係改善，解決各種困難，但是美法之間仍存有

基本分歧。這包括季斯卡拒絕法國直接參與北約軍事組織和華盛頓所主設的國際能源局。其原因是季斯卡的外交政策仍是基於法國本身的安全與利益為主要目標。所以季斯卡執政開始，他企圖以一個「世界主義」來維護法國的安全與利益^③。在此一基礎上，他認為國際情勢的緩和與世界權力的平衡為一物之兩面；如要緩和即要平衡，兩者絕對不可分割。因此，季斯卡一方面經常使和與妥協作為法國的外交中樞，另一方面，拒絕參加裁軍會議，仍繼續致力於法國核子武器的獨立發展，俾使法國的核子嚇阻能平衡東西方的力量，以維歐洲局勢之安定。

為了防止可能破壞世界力量均衡的所有地區性事件的惡化，季斯卡堅持主張排除所有外國操縱與干預國家獨立的意圖。法國在承認所有國家均有不受任何約束與干預的獨立自主權利，支持所有國家獨立，避免保證任何可能破壞世界均勢和力量平衡的任何一方獲致優勢的意願。

季斯卡認為現在世界和平非常脆弱，仍然受到威脅，惟有軍事力量均衡才能和平趨於穩固。在這方面，美國必須約束它的軍備發展，蘇俄減少它的擴張。因為美、俄的軍備發展與勢力擴張，已使地區的衝突增加着危險。他強調美國現在的衰退，並不是美國完整無缺的力量，而是美國可資運用的能力未能發揮。他認為這就是當蘇俄擴張海洋勢力的時候，美國在整個世界計劃上所表現出猶豫而軟弱的現象。

從季斯卡此一基本概念所產生的法國對國際事務的看法，都認為現在世界仍是一個極不穩固的時代，所以法國政府要創立一個符合於法國安全所需要的政策應是當務之急^④。法國政府的作法是從兩方面來努力；第一是努力維護世界緩和的情勢。在這方面，法國堅持繼續推行緩和和政策，所有來自於獨立的主張、現實主義、懷疑主義所產生的緩和和觀念，都必須要相互容忍和廢除所有壓迫他國的企圖。第二是努力加強防衛。在這方面，法國努力保持世界力量的均衡，同樣是緩和政策的基礎。此一均衡不僅要建立在法國核子力量的均等，並且還要保存和維持能有效保障安全的傳統軍事力量^⑤。因為所有對美國承諾的信賴和北約內部的分歧，更可能造成北約的衰落而使歐洲的緩和面臨危險。法國對北約同盟與獨立政策的選擇，必須在一個明朗的情況中始能決定，然而法國認為當前的北約，不只是與東方的力量不能平衡，其內部的問題、裁減軍備的阻力，以及法國核子武器發展所遭受到的反對，

顯然北約防衛體系已顯露出虛偽。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必須把保護歐洲的自由和忠於盟國的政策，仍建立在法國核子武器獨立發展的基礎上面。法國雖然亦希望緩和的進展，最後仍要依靠真正的裁減軍備和禁止核子擴散，但是這仍要在保證法國獨立防衛和不限制法國核武器的最高發展（以美俄所擁有的核子力量為目標），而影響法國嚇阻力量為先決條件^⑥。

叁 法國對國際重大問題的立場

季斯卡在訪問美國前夕，他已給美國重要的雜誌與報紙發表了很多談話。從他的這些談話中，不難看出他要乘慶祝美國建國兩百週年訪問美國的時侯，一方面使美國了解法國的政策。另一方面促使美國在面臨世界緊張情勢中所形成的躊躇與不安能儘快消失。五月九日，紐約每日新聞（New-York Daily news）刊載了季斯卡的談話，表示美國由於一些緊張情勢的影響而對和解信心動搖。他說：此足以改變世界力量的均衡。他認為因此而可能引起更多國家對美國的懷疑。世界緩和情勢將無法保持。同時「時代週刊」（Time）亦刊載了季斯卡致美國一封公開信^⑦。信中他鼓勵美國很快從水門事件和越南戰爭的挫折中恢復信心。他讚揚美國仍是充滿進取、活力與創造的精神。他說：在很多光景之下，美國仍是一個具有非常活力的開路先鋒。但是他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亦有著他的缺點；其一是由於美國強大力量所引起的領導欲望，而容易招致盟國的畏懼與不安。其二是美國經常以其本身的標準作出不適合於複雜情勢的草率論斷；結果美國的外交，亦經常在具有大陸國家特徵的「孤立主義」（Isolationism）和以好惡的引誘來確立世界任務中的「說教主義」（Missionarisme）之間暗中摸索。他表示等到美國大選確定以後，他將要接受與美國同盟友好的政策，致力於歐洲的團結。但是他說：這種同盟將取決於美國在未來是否能採取有效的行動：

- 一、維持對西方世界防衛的承諾。他說：保持警惕是維持和平與走向緩和的條件，當然此一設想亦必須所有國家的共同努力；
- 二、除了西方能够繼續進步和担負應付世界性危機的責任，對於建立國際財政和貨幣秩序亦應作出貢獻；
- 三、認真的與第三世界談判，建立一個更穩固更公平的世界經濟秩序，

這是唯一避免對抗的方法。

季斯卡選在美國建國兩百週年訪問美國，亦是要以此表明美法兩國之間的關係仍如美國獨立革命時期一般和諧友好。所以在他的訪問日程中，不僅會與福特總統舉行了三次會談，並且爲了表示他對美國人民關係的重視，訪問了象徵法國對美國歷史貢獻——法人爲美國獨立戰爭而喪生，而後由法人所建立的底特律、新奧爾良、費洛克希等城市。此外，他還接受了美國電視（N.B.C.）的訪問，對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甚至他把這次演說描寫爲訪美六天的一個高潮。

季斯卡與福特的會談是多方面的。參加高層會談的，在美國方面有季辛吉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助理斯克卡特（Scowcroft），在法國方面有外長蘇法辛格和總統秘書長布索利特。一般都認爲正當福特在初選中遭遇困難，可能影響福特在會談中的立場。有者亦認爲在美國大選前夕，美法高層會談只是相互交換意見，不可能作任何重要決定。但是一般而言，美法高層會談都是在和諧氣氛中進行。除了對核子擴散問題仍顯露出雙方的分歧，對於黎巴嫩、中東、非洲、世界經濟等問題，雙方的觀點都非常接近。據可能了解到的美法雙方對於這些國際問題的立場是這樣的。

一、黎巴嫩問題：季斯卡早已表明了法國對黎巴嫩問題的態度。他認爲法國對黎巴嫩有基本義務。此一基本義務亦是預防地中海沿岸國家的革命，是維護地區安定和均衡所不可少的因素。他強調法國雖然沒有任何干預的企圖，但是爲了儘速促成黎巴嫩停火與和平的實現，如果黎巴嫩新政府提出請求，法國願意派遣若干部隊前往黎巴嫩維持和平。對於法國的建議，美國唯恐引起其他國家的軍事干預，還沒有作出明確的態度。不過法國和美國雙方對黎巴嫩主和的保守派總統當選人沙奇士（Elias Sarkis）都主張給予援助和支持^⑧。

二、中東問題：雖然季斯卡讚揚季辛吉謀求中東和平的穿梭外交深具價值，但是他認爲這仍不足以使中東達成真正的和平。季斯卡的主張是爲達成一個有效的中東和平協定，不可能僅由雙邊談判，必須要有除了雙邊談判以外的國家代表參加，特別是歐洲國家。季斯卡認爲目前的環境，美國正進入大選，所以不宜採取新的行動。他認爲一九七七年必須是中東問題解決的一年。美國方面似乎已同意法國的看法。雙方對中東問題的結論是美法兩國對

中東地區的任何衝突都具有特殊影響力，兩國在建立中東和平方面亦具有一種相同的任務^⑨。

三、非洲問題：五月十二日，在巴黎召開的第三屆法、非高層會議，大多數非洲國家領袖們認爲儘管非洲國家的主權已告增加，但是真正的經濟獨立仍被拒絕。季斯卡在這方面會保證法國支援仍在落後與貧窮的非洲。季斯卡希望利用這次會議建立一個增進西方與非洲國家友好合作的基礎，曾建議工業國家包括美國對非洲的財政支援與糧食援助。由於安哥拉事件所造成非洲的緊張局勢，這次會議亦強調了非洲國家的獨立與自治，反對外國的任何干預。季斯卡曾明確的表示法國在非洲不尋求任何勢力範圍，認爲不可避免的非洲國家將自行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而不需要外來的干預。他表示如果法語非洲國家都願意看到此一地區的完全獨立，法國將毫不猶豫的採取行動，無論法國在非洲的戰略、政治以及經濟利益，均不尋求作任何保留，並且法國仍繼續給予他們援助與合作，包括軍事援助在內。

季斯卡主張「非洲人的非洲」，反對外國干預，特別使美國感到滿意。美法雙方都認爲美法在非洲的政策並不對立，而是合作；法國提供他對非洲的經驗和認識，而美國則提供財政與經濟的支援。因而季斯卡要美國在非洲拿出一個新的「馬歇爾計劃」（Plan Marshall Pour L' Afrique），美國在財政上支持非洲國家創立一個合作基金的建議，福特已表示贊同。^⑩特別是對安哥拉，季斯卡認爲古巴與蘇俄在安哥拉的軍事活動是危害非洲的安全與和平，更符合美國當前的非洲政策。

四、核子擴散問題：法國爲避免造成美俄核子壟斷，一直都拒絕簽署一九六八年的「禁止核子擴散條約」（TNP）。一九七四年五月，印度核子試驗以後，西德出售核子反應爐給巴西的談判、法國出售核子裝備給南韓及巴基斯坦的談判，均已引起美國的憂慮。一九七五年十月，季斯卡訪問莫斯科，曾在不影響法國核子武器獨立發展原則下，對禁止核子擴散作了一些讓步，同意以適當方法，注意核子原料及裝備售予非核子國家應限於和平用途。一九七五年底，蘇俄、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日本以及西德等七個核子工業國家在倫敦達成祕密協議，爲避免核子反應爐、核子分裂元素製造與提煉的技術與裝備，在輸出方面的競爭所可能引起的危險，而同意相互協調的政策。但是法國自認是一個尚未簽署「禁止核子擴散條約」的國家，且其

出售核子裝備亦不違背倫敦會議的結論。而美國唯恐法國與西德把更具危險的鈾提鍊工廠售予其他國家，無論是政府、國會和輿論都一致譴責。而且美國輿論還建議美國政府與法國和西德談判，以鈾提鍊工廠禁運為條件，劃分核子市場，否則美國必須停止提供他們必須的核子燃料——鈾^⑭。季斯卡對來自於美國的反應表示法國已知道核子裝備輸出的危險，所以法國與南韓合同取消是法國應有的行動，而不是來自於美國的壓力。但是他認為巴基斯坦的情況是不同的，因為鈾的提鍊還不是唯一可製造核武器的技術過程；並且巴基斯坦總統布托（Bhutto）不只是接受法國委託維也納原子能總署的監督與管理，並且亦答應不以此作為軍事用途的研究。美國方面認為這種說法不能使人信服，理由是布托的承諾只是片面的，巴基斯坦沒有參加禁止核子擴散條約。根據此一理由，美國同樣反對西德出售核子裝備給巴西。所以此一問題在美法雙方討論的目標上，核子擴散仍是兩國之間主要分歧的問題^⑮。

五、世界經濟問題：季斯卡認為西歐普通遭受世界能源的衝擊，雖然現在已慢慢復甦，但危機仍然存在。為防止歐洲共同市場再陷入到以往的困境，他除了仍堅持西歐應在經濟、貨幣與農業政策達成統一目標，並認為如何解除世界性的危機，恢復西方經濟秩序，創立世界新的經濟秩序仍是重要課題。他強調西方國家的經濟相互依存，必須要建立一個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西方工業國家的共同經濟環境。不過美法雙方雖然對世界經濟危機並沒有使工業國家遭到像一九三〇年經濟危機的災害，表示慶幸，但兩國對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仍表示非常擔心，並且對保護主義的企圖亦表示非常警惕^⑯。此外雙方協議為減少貨幣在貨幣市場的波動作出貢獻，主張必須協調西方國家採取有效防止^⑰。至於季斯卡建議繼續六國高峰會議（Rambouillet）的路線，更多工業國家參與集體協商，法國外貿部長巴爾已留在華盛頓與美國繼續商討。

此外，最使美國關心的義大利共黨、法國與北約以及美法關係等問題，季斯卡亦均在演說和訪問中，公開表明了法國的看法與立場。

一、義大利共黨問題：季斯卡認為如果義大利共黨在大選中獲勝而進入政府，則義大利的情勢將會帶給北約很大困難。他懷疑近年來義大利共黨對北約態度的緩和，認為在長時期來看，義大利共黨贊成北約組織是不可能的

，亦不合乎共黨的政治邏輯。但是他表示如果美國干預義大利內部問題將是一個錯誤。^⑱

二、法國與北約：季斯卡重申法國是北大西洋聯盟的一分子，將繼續盡其鞏固此一聯盟的一分力量^⑲。但是他亦說明法國何以放棄獨立防衛的政策。在這方面季斯卡解釋說：法國與北約的軍事關係，顯然在平時與戰時不同。他說：在平時法國不參加北約軍事組織，但在戰時，法國仍可以從本身的軍事力量來支援北約作戰。他認為法國與北約的軍事關係，不是一個承諾的問題，而是一個效果的問題。^⑳所以他特別指出法國最近決定在未來六年中大量增加軍費，擴充法國傳統軍事防衛系統，亦就是北約集體安全的保證。

三、美法關係：雖然季斯卡在表面上有意與美國進一步友好，但兩年來美法關係並沒有什麼重大的發展。這次季斯卡美國之行，仍可以說是兩國關係進一步改善的開始。他這次訪問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彌縫兩國以往的裂痕。就如季斯卡在白宮晚宴致答時說，毫無疑問的，我們拉了根源對我們的性格有塑造型的影響，我們急躁而熱心，但是我們亦是忠誠而堅定，雖然我們的作法有點不同，但都是受到自由的鼓舞。任何人都會懷疑法國對和平的信奉。無論是承平時或苦難時代，法國都是美國可靠的朋友。季斯卡在對美國國會演說時，他亦提到要建立起美法友好的新精神，彌補兩國多年來的不和^㉑。他強調美法兩國均為保衛自由而努力，雖然有時作法有異，惟信念相同。在美國電視訪問中，他亦告訴美國廣大的人民，美法兩國雖有一些歧見，但是並沒有所謂的對抗，美法兩國關係仍經常在一個相互尊重和了解的基礎上保持正常^㉒。他表示法國的目標之一，就是從現在開始，他要使美國對今天的法國有更好的了解。

肆 法國的新戰略與對盟國的軍事

關係

一九七四年五月，法國大選過後不久，季斯卡即曾表示他要在安全問題上採取一項彈性政策。當時法國戴高樂派和左翼政黨唯恐季斯卡接近美國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議論紛紛。一九七五年間，季斯卡認為國際局勢的改變，法國必須要在未來數年建立一個強大的軍事力量。這雖然很像一九六〇年代戴高樂的一種構想，但實際上，這是因為從戴高樂時代以來的法國「全面防衛戰略」(Stratégie tous Azimuts)·已因華沙公約的軍事力量的增強與軍備現代化系統的發展，而使法國失去對付任何潛在威脅的優勢。所謂「全面防衛戰略」，就是脫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統一指揮，保持法國的軍事獨立，以應付可能來自於東西以及各方面的襲擊。而今華沙集團的軍事威脅，法國已感受到整個西歐的安全仍是法國安全的基礎。因此，歐洲的防衛已不僅限於法國的核武器與西德的傳統軍事力量，法國本身的傳統軍事力量亦必須強大才行。當前西德的傳統軍事力量已因軍事裝備陳舊而不理想，但是西德的總兵力四十九萬五千人中，陸軍佔卅四萬五千人。法國總兵力六十萬人中，陸軍僅佔三十三萬人。西德傳統軍力較強主要是西德不擁有核子武器，端賴美國核子傘保護。相反的，法國以核子武器為優先的「全面防衛戰略」，無異是影響法國傳統軍力衰落的主要原因^②。

所以最近法國三軍參謀長梅海(Guy Méry)^③，經由季斯卡之授意，提出法國新的戰略概念^④。他認為在一個充滿危險的國際情勢中，法國如無確保本身安全的手段，而尋求緩和是最危險的。他說：長久以來，法國以核子嚇阻為優先「全面防衛戰略」謀求維護國家的安全與領土的完整，在理論上是行不通的。因為法國不可能對其週圍所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相反的，當需要時，法國用軍事手段在世界各地進行干預，這種觀點亦超出了像法國這樣一個中等強國所能採取的戰略。因而他主張應是介於兩者極端之間的概念，在保證國家領土完整的同時，法國亦能具有全部或部份力量，對可能使法國領土安全最直接或威脅的歐洲及其鄰近地區進行干預。所以梅海的新戰略特別強調一旦東西戰爭爆發，法軍將在西德東線建立前線陣地。他的理論雖然仍保持戴高樂時期維護法國軍事獨立，但是已表示出在歐洲和地中海如受到外來攻擊時，法國將協同盟國作戰。在梅海的解釋認為，法國完全獨立於美國同盟之外，而保衛歐洲的安全是非常困難的。

事實上，本年初以來，法國政府已經在新的戰略理論上採取行動^⑤。在梅海新戰略提出前幾天，五月廿六日，法國國會通過了法國政府所提出的「新國防六年計劃」(一九七一至一九八二年)。因為現行法國國防預算在整

個國家預算中所佔比率為百分之十七，新國防預算在整個國家預算中所佔比率將增至百分之廿。新國防預算計劃，準備將目前五百八十億法郎，預定到一九八二年時，增加至一千一百五十億法郎，幾乎增加一倍。而此一增加軍事預算的重點，乃在於使法國的傳統軍力與西德平衡，以加強北約的防衛。因而法國新的戰略理論與新的國防計劃立刻就受到北約秘書長龍斯(Luns)和西德國防部長金士(Genscher)的讚揚。他們對法國的軍事力量能成為歐洲整體防衛的一部份都表示非常慶幸。^⑥

季斯卡訪問美國期間，表示了他對美國的信心，對美國的稱讚，主要是想消除以往由於美國在歐洲表現超級強國姿態所造成美法兩國的創傷和法國「全面防衛戰略」所引起美國的反感。而今雖然季斯卡仍無意使法國重回北約軍事組織，但是他却承認了法國在北約的地位，明確表示法國在戰時有必須協同北約盟國作戰。季斯卡領導法國的國防戰略逐漸脫離戴高樂主義的影響，不能不說是美法關係改善的契機。

當然，法國新的戰略概念，很容易引起法國內部的爭論，特別是戴高樂主義派，認為季斯卡正放棄戴高樂的獨立軍事政策，而有回到北約軍事組織之中。法國共黨認為這是抵制蘇俄的戰略。但事實上，這就是季斯卡的彈性政策。他要把政策與技術分開；在技術上，季斯卡沒有任何改變，法國繼續維持核子武器獨立發展，不可能與美國的核心政策合而為一^⑦。在政策上，季斯卡要改善自戴高樂以來的美法關係，必須要作出一些讓步，但這不是說美法之分歧如美國對歐承諾、美國對西歐的經濟與貨幣政策等已不再爭論，而是季斯卡要謹慎的對美國表示信任，並且使美國了解美國之不能孤立，而必須與北約盟國相互依存。所以季斯卡的新戰略並未脫離法國基本的外交目標；那就是美國停止對歐洲自主決定的阻礙，以及在磋商與討論的基礎上建立美、歐友好與合作關係。就如季斯卡自美返國後所說的：「我一再聲明我們所持的乃是基於我們國家和民族性的歷史所產生的獨立政策。他說：此行已實現了我在各方面所定的目標——清楚的表明了法國的立場與求取美國對法國的了解。」

^② *Politique Étrangère*, No. 1—1975, pp. 6—18. "Les Grandes lignes de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e la France."

^③ *Politique Étrangère* 4—5—1974, pp. 477—502. "L'armistice"

1973 dans la politique Étrangère du president Pompidou”

註⑤ *Le monde*. June 2. 1975, “Un an de présidence, Une diplomatie conciliante et mondialiste.”

Le monde. May, 7, 1976, Les “Conditions de la securite national”

註④ *Le monde* May 8, 1976. “Le débat de politique Étrangère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同註④

註⑦ *Time*. May 24, 1976. “Message to America From French president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 monde, May 18, 1976. Dans Une lettre à L'Amérique, Acceptez Une Europe qui Prenne ses progres décisions, écrit le pre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註⑧ *Le monde*. May 20. 1976 “L'entretiens de Washon”

註⑨ *L'express*. May 24—30. 1976. “France—États—Unis, La Conguète de L'Amérique.”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New york Times*. May 11. 1976.

註⑫ *Le monde* May 23—24. 1976. “Desaccord sur la Proliférations nucleare.”

同註⑫。

註⑬ 同註⑫。

註⑭ *Le monde*. May 21, 1976. “Le chef de L'État préconise de nouveaux (sommets) des Grande pays Industrialises”

註⑮ *Time*. May 17, 1976, “Giscard: The Hard Road to Reform.”

註⑯ *Le monde*. May 20. 1976. “Giscard déclare: La France Contribuera à L'Efficacité de L'Allince Atlantique.”

註⑰ *Le monde*. May 23—24. 1976. “L'intégration des forces militaires alliées ne se fait pas normalement en temps de Paix.”

註⑱ 同註⑰。

註⑲ 同註⑱。

註⑳ *Le monde*. May 7, 1976. “Un Dogme.”

註㉑ 梅海 (Guy Méry) 一九七四年七月出任總統軍事助理，一九七五年四月被任命為三軍參謀長。他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為西方國家高級軍事人員首次訪問中國大陸。在北平訪問期間，他的新戰略概念頗為毛共所讚揚。本年初他曾接受美國參謀本部的邀請訪問美國，他準備明年訪問莫斯科。

註㉒ *La revue Defense national*. No. 6. 1976. “Le Sanctuarisation elargie”

註㉓ *Le monde*. May 7. 1976. “Giscard apporte peu de retouches à la politique de défense de la Ve République.”

註㉔ *Le monde*. May 24, 1976. “Le Conseil de L'otan, confiance dans les Etat—Unis.”

Le monde. May. 23—24. 1976. “Où est-ce qui a change?”

註㉕ 同註㉕。

註㉖ 一九七六年五月廿三日星島日報，美聯社巴黎廿三日電。

(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一日脫稿)

共匪政治問題論集

張敬文等編著

本書所收輯的二十篇文章，可歸納為三部份：第一部份主要論述共匪的政治理論，鬥爭策略和工作方法。第二部份主要論述共匪竊據大陸二十餘年來所推行的幾項重大政治運動。第三部份主要論述共匪的政治制度，最後為「偽『四屆人大』與共匪動向」等篇。對於共匪二十餘年來的政治作為，從理論到實際，當可使讀者獲得初步的瞭解。二十五開本五〇六頁。